

幽谷餘韻

共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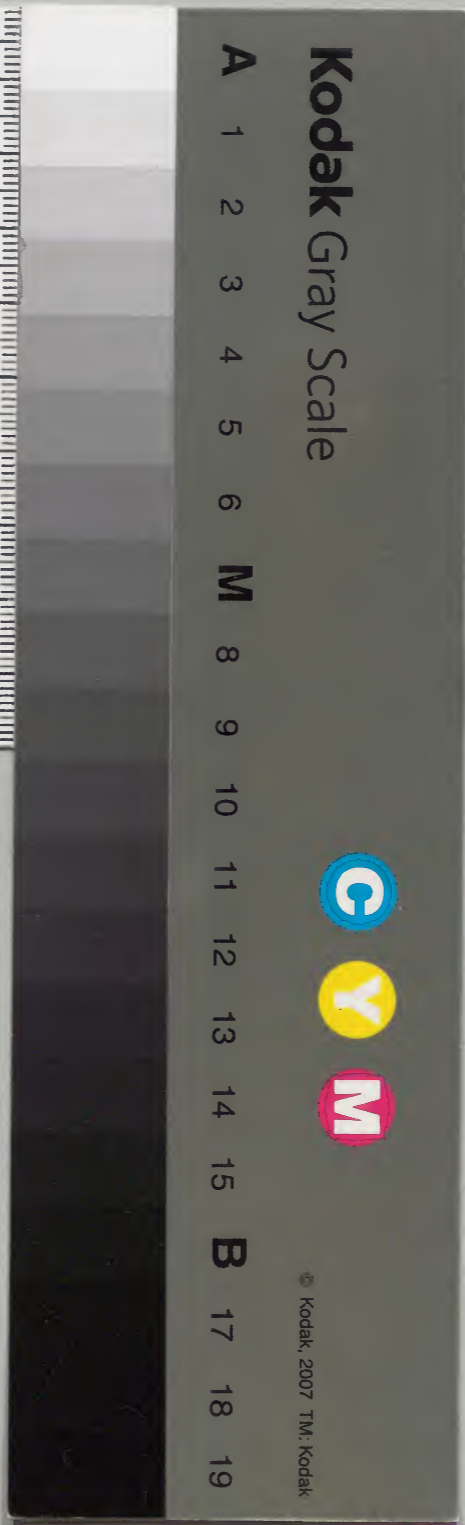
二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六三六號	三四函	三四架	三〇冊
------	--	-------	-----	-----	-----

和書類		二六三六號	三四函	三四架	三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63	冊數 30 (2)	函號 206 237
------	--	------------	-------------	------------



幽谷餘韻

幽谷餘韻卷之二目錄

文部

淺草文庫

序類

過去帳序

又

平安果氏靈簿序

西光寺靈簿序

月藏經序

雅臭編序

印譜序

大昌寺請藏經化簿序

新刻宏智禪師語錄序

釋氏憲法序

募化請大般若經序

大般若頌序

請大般若經序

谷餘員

卷之二

明陽

化大般若序

建藥師堂序

藏經靈簿序

法華千部會化簿序

東雲頑極和尚語錄序

旅泊稿序

黠外中和尚實錄序

法幢獨產和尚語錄序

慧峯和尚語錄序

便成和尚語錄序

越巖和尚行業記序

真龍禪師行業記後序

沒絃琴序

洲菴遺稿序

幽谷餘韻卷之二目錄

幽谷餘韻卷之二

近江 高島 沙門千丈實巖 著

信濃 松城 鎌原重賢子齊 編

文部

序類

過去帳序

此方寺院目鬼簿曰過去帳蓋自朔至晦日下記名使之反復年十二遍名下記歲月使之知其遠忌而歲月系氏族使之知果也果先果也果嗣果果也果果之庶孫孽子此其制為爾夫慈悲其室法空其座

忍辱其衣而念經持呪裝香插華以嚴其鋪設以潔其案盛且修種種勝業而回其德於幽冥以救之楚毒以爲之甘露以滅之痴闇以撲之瞋火而永爲之恃怙乃我浮屠氏所職由也然則浮屠之有過去帳其猶梓匠輪輿而慎其規矩準繩也乎且夫此方寺院無教禪無大小各有檀信而親附焉故上自王侯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鰥寡孤獨皆歸終於我委我以薦祓焉於是乎居我以廣廈食我以膏粱衣我以布帛而遇我以資師之禮也雖彼讀周孔書而反目于我者及其就木也必歸我循我法苟有所自擇也

則以憲章加之國之制也由是觀之我西方之聖人戰化幾三千年凡國人奉其遺法必肅必敬必信必行者將無有盛于此方者乎然則使我免飢寒遁雨露而清淨宴安以成其道業者豈非檀信之德邪若夫不嚴其應嚴不潔其應潔而怠其念持忽其香花徒輕重其醜奠濃淡其伊蒲專事利養與名聞是其自救尚未惡能援人於塗炭哉嗚呼浮屠之於過去帳若能思其所以設慮其所以爲用唯善是修唯德是勤則自利利人懿訓執茲在茲若或不然當逞毛角以償之債焉嗚呼可不恐且懼焉也哉

又為檀家作

先祖者生之始也。父母者形之本也。子孫如手足親戚如枝葉故敬愛其生祓濟其死固人情之常也。今其孝子慈孫懷淨信願勝因者必籍其家系亡靈安之淨壇歲時以祭焉朝夕以祠焉則一飯必供一善必薦而肅之十倍其生也。比屋皆然蓋我神明明德之盛內祕外現以鼓舞聖教於悠久者非邪請遞之爾家金勝是崇庶幾永錫爾類而使國風益休美矣。

評曰方今一種時行文字冗長柔媚殆不可讀。勉讀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即有生氣固不得。

意節度數讀反之不知何語予昔與吾友產公言之若然者其心安得而不汗其言安得而不朽若近江千丈子則無此累矣忽自長太寧來持其嘗所為文數十首至予蓋從學產公者結撰迴殊如見產色美也時予剪燈據淨几高坐以讀其序靈簿一篇文字僅百餘言有膽力有骨力有眼力有腕力咄咄生色矣豈死者復起九重之泉耶產公一炷反魂香乃不燼如此寬延己巳秋九月甘露太潮撰

平安杲氏靈簿序

夫實際理地、迴絕凡聖、悟之則無生、無死、無地獄、無
天堂、無有過去、現在、未來也、迷之則有生、有死、有地
獄、有天堂、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已有三世、則善惡
報應之於其人、升沈苦樂、不可得而遁矣、於是乎、靈
簿之設、嚴焉、薦祓之法、行焉、而我佛聖人之教、益璨
爛乎、兇險之世矣、平安優渥、夷果氏、請余新制靈簿、
蓋記家系、先亡、以示不忘也、余知其深信迷悟之理、
所以歎然、應需、題數語於首也、

西光寺靈簿序

廝役奴隸、雜作走使之輩、信州松代之產、差事本藩、

江府邸第、不幸客死、于羣僚、局舍、除糞春白之間者、
以無其寺於江府、且無親故于邸中、乃舉其屍、皆歸、
諸谷街西光寺、境內寺、雖為親鸞教、以其近邸、不問
亡者、元為何宗、一齊葬之、其斂埋倉卒、可愍可慘、無
異路傍之餓殍也、況寺嘗鬱攸、鬼簿燬焉、是以百年
以前、不能之稽、百年以後、其靈名俗名、及年月日、歷
歷可知者、凡八百餘員、於今恨無石塔、無木牌、焉有
歲時祭奠之及、可謂依草附木、無告之精靈耳、頃者、
群侯侍妃於慶、顧其古今無福、羣靈骸骨、纍纍、塵埋
一坑、自今而後、雖百世亦然、慨然竊有惻隱之心、以

謂願爲之修薦祓使其幽魂夙有勝因已生樂土者
滋培善根其無良緣尚淹滯苦趣者忽觸慧光得免
傍生囚獄之患而其所集功德捧奉十方賢聖日本
國中大小神祇以禱君侯及大夫人壽山福海彌高
愈深施及令子令孫綿綿瓜瓞以祝武運長久國家
安寧五穀豐登黎民快樂於是別製靈簿記其羣名
爲廚納之前設香爐華瓶於机上以莊嚴之頗如塔
龕之狀而自割其匳資以給永世日供之費蓋君侯
及大夫人亦感慶志陰賜助之今茲寬政六年甲寅
九月二十八日丕闡齋筵以修創建之供慶以紹介

請余序其簿首余曰盛哉舉也慶者女流也箕箒奉
上之餘惠愛能及人所未及君侯及大夫人亦不啻
不沮之而陰助之是恩及枯骨也其可稱述何讓文
王嗚呼羣靈亦榮也哉夫以此等陰德增益福壽以
致吉祥在儒釋典籍中其說諄諄不遑枚舉慶也良
家之出其知施之要乎何其賢也

月藏經序

義學之徒膠于名相但知四禪八定有修有證歷階
梯立地位以爲禪也而不知我宗教外別傳最上乘
禪不干修證不涉階梯不立地位唯有上根上智之

人乃能一聞千悟而傳靈山最後獨付摩訶迦葉之
燈以聯諸佛大覺圓滿之芳遂以胎息論等齊東野
人之語嘖嘖藉口而以聖祖達磨大師貶爲二乘禪
定之徒且編僧史亦以達磨系習禪科蓋謂禪則六
度之一不足以爲宗稱乎可謂短綆汲深井折錐刺
厚地者也顧我祖西來專破有相其論六度等語直
捷剴切迴殊諸宗迨至曹溪祖宗丕行天下靡然聲
光映奪彼其推爲巨擘若法性印宗永嘉真覺者一
聞其法翻然旋踵以執師資之禮永嘉其歌命以證
道則其始也雖善觀行而不證道明矣義學視其言

曰六度萬行體中圓則意駕達磨說乖角教乘曰明
明佛勅曹溪是則意傳佛心印記一筆勾下曰入海
筭沙徒自困則意彼故訐露家醜於外於是乎憤憤
悻悻而有是永嘉集非證道歌之說吁識見之闇何
至此也雖然此固義學常態於我祖宗始無損益何
辯之有至有我黨小子習聞其說錯以爲然則未漠
然無援其溺故今長興東堂和尚以槌拂暇抄出大
方等大集月藏經說禪定具六度暗與我諸祖言表
裏相合者一本鑿梓別行非敢指義學口也聊以私
我同志耳雖然曹溪有言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脫然則我宗所以為宗在彼而不在此讀者請勿按圖相馬

雅臭編序

鐔津大師自云潛子默者於詩不專此其不用力於詩也可知矣然其所以不廢詩者蓋乃清閒餘適聊寓志於此而已禦溪悟公評師詩云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寫志抒情有邁世凌雲之風巖謂豐濃華麗婦人小子之情也邁世凌雲出塵絕俗之謂也我徒為詩苟有出塵絕俗之氣則足矣焉事婦人小子桑間濮上之態為大師有靈未必領

悟公評矣因嘗試論之曰賈誼董仲舒賦賦而文也相如子雲之文文而賦也其餘作者可例而知矣下及唐也李杜詩人也韓柳文人也文人之詩詩而文也詩人之文文而詩也為詩學李杜者旁嗜韓柳之文則其詩不必詩也為文師韓柳者旁嗜李杜之詩則其文不必文也以彼柳才其詩微加于韓則其文不及焉況才不及柳萬一而欲兼之者不其難乎於戲文我所嗜也詩亦我所嗜也然其不可兩得其猶熊蹯魚炙乎今大師雖降神於宋土實乃不測之玄聖也其文章議論上感萬乘下化黎庶而折衝於千

里之外亦其遊戲三昧而泰山一毫芒之力耳其道
 豈可於此求之乎雖然姑以其跡觀之其有若大師
 者我徒文人也所謂師韓者也師韓有法孤山所議
 大師以之宜哉其詩詩而文也雖詩而文而有邁世
 凌雲之風則狂我徒作者實可謂豐濃華麗矣巖住
 信北山寺今且六年絕無可與論文雅者每值苦寒
 積雪必詠大師山遊詩什慕其為人耿介瀟灑迥出
 塵表思其二客相從優遊旁若無人歎其勝會不可
 驟得古今是同且恨不得身從其後以役灑掃又幸
 雖殿尚讀斯文恍接馨欬於是乎時和其韻不覺卒

業鄙俚猥俗雖甚可媿敢編命曰雅臭編其不可以
 風也何啻峨眉之昔乎若有藻鑑如大和者為巖一
 言不亦知音乎明和八年辛卯冬十一月

印譜序 代姑蘇沈草亭

佚山禪師善書矣蓋汲汲乎幾發天機而如大小二
 篆固性所嗜其美云集所謂手與筆應而縱橫活潑
 無處不中無時不得者乎余東遊寓崎港口適觀印
 譜一弓於旅邸乃禪師所筆畫也卒然寓目宛如刀
 工極逼真矣若夫其適勁者如蒞敵之雄夫張其千
 鈞之弩也其婀娜者如美姝子褰裳升堂一步一媚

使人不能舍目也其浩蕩乎自放者如彼江河一瀉千里鳴者波濤鼓者朝夕漩渦也聚沫也不可得而狀焉也其餘羽毛鱗介宛轉起伏千態萬狀璨乎可悅余則以謂篆隸者書家所難也如今師畫以為印文陰者陽者小大殊其變整斜同其巧而過乎石刻之作奇也則雖以斐然吾黨縉紳才子之美亦未有如之之古雅者余未知師然知師於此譜敢以數言弁之其首云

評曰千丈子西遊日適觀禪友佚山者所為印譜不忍釋手也竟以其所乞代華人序之最為

絕作僅二百餘字字字言其篆刻之美美盡於是矣余素昧其平生而未覩其譜然覩千丈子序猶觀譜邪意以謂其大小二篆不減千丈子文千丈子文雅亦巨麗有兩漢家遺風吾老矣不能勝又不能居其上以執鞭弭之役而千丈子乃更欲刪以潤諸豈吾添蛇足者亦免夫其亦可概而思矣甘露大潮草

大昌寺請藏經化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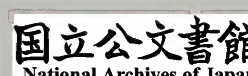
昔我國僧安然航海遊宋入一經藏屹屹誦之人或詰之則曰欲語全藏以旋于東試執數卷驗之則一

字無所失，問語幾許，則過半矣。其人嘆其彊記而去，由是觀之，我國曩時乏于藏經也，可知矣。否則安然雖彊記哉，豈可以此為急而竭力于誦持，以費是競之光陰於海外客中乎？嘗觀教禪古蹟名藍，往往有書寫藏經者，乃知數百年前得之之難，而古人重法之至也。蓋我西方之聖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要欲開示眾生悟入佛智見耳。是以四十九年橫說豎說，有頓有漸，其言宏廓漫衍，結集曰經，所謂修多羅藏也。其次曰律，律制也，以防非止惡為宗。佛滅度後，結集最慎，令優婆塞十反聖言，僉議其真，而后傳

之，所謂毗尼藏也。其次曰論，論倫也。諸賢聖僧執正法之權衡，以破邪解惑，而有倫理之謂，所謂阿毗曇藏也。是謂三藏。三藏品目，在唐開元年中，釐為五千四百十八卷。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也。開元以後，至明洪武初，或譯梵本附之，或奉勅詔收教禪諸師撰著者，合而千文紀之。自天至遵，凡五百八十六函，總計六千二百二十九卷。洪武以後，至萬曆中，續而收者數百餘卷。通前為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不亦廣博乎？按及元有天下，尚有二十餘板，數失于兵燹者十八。九及明，僅南北二藏，而北板秘禁中，非

奉制旨不能致之同于無矣南板多經年所字畫磨滅且多差誤紫柏老人顧其法寶將欲湮沒乃新其板改爲方冊其功殆半而老人乃卽世任事者亦數更剗刷之舉將絕僅繼幸仗宰官不忘佛勅久之乃成其績今日彼地時所流傳之本是也如我國也自法寶流布殆乎一千二百餘年于此歷世帝王雖間有寫大藏者未聞有之印行者彼高祖成祖之舉不屬之王者將何人之屬乎至寬文中鐵眼禪師廣化諸國刻之以土廣狹較之則我之有一板猶彼有二十有餘於是乎價廉而易致國紙堅滑而不蝕間施

國讀而易讀眼師之功于我其謂不在禹下亦可也信州水內郡枋原村太昌寺主祥麟和尚竊欲募化請贖一藏以鎮其山卽制錦標化簿攜走仁科之墟乞余一語題首且曰我囊無餘資今從事於此也自一人至二人二人至百千萬人自一家至一鄉一鄉至一郡一郡至一州一州而不足則至二州三州若五六州隨彼所施記之積銖累寸雖歷歲月努力不倦若又不幸不能成于生涯庶使我後繼之繼之不戢復使其後繼之繼之繼之令承我志善之則彼一大藏經儼然現于我山豈可得而遠之乎余聞其言



壯其志乃知其舉勿亟不日成緒因不辭讓粗書我國之於藏經古則難得而今則易且言法寶流通古今盛衰是甚以告大方有志之人曰藏經功德三國所傳不遑枚舉姑論近世所目擊者一條敢勸勉乎嘗聞肥前須古莊法泉寺主杲欲請藏經躬化鄉黨一夕夢馬作人語曰我則白石村杲家所畜也請告主人役我倍常而納其資以贖藏經數卷庶幾轉我癡闇之報以結無上正法之因言畢夢覺即走白石詳語主人主人驚曰僕亦夢焉如師所語二人感歎入殿視馬馬躍而鳴屈膝墮淚狀如有所謝者舉家

從動感發善心非止納資又送其馬於法泉寺免役卒其生焉見聞起信莫不歸仰藏經之德元祿三年庚午春事也嗚呼馬則傍生也蠢愚也人則靈物也賢智也夫以靈物而賢智而不若傍生而蠢愚者而可乎請各把筆疾書姓名何喜捨之多少之云乎雖然世尊末後更有一語曰始自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閏四十九年我未曾說一字若有一人薦取于此大昌藏經全備久矣其或不然徧行遐邇勿惜草鞋新刻宏智禪師語錄序
吾洞上之為禪也正偏以為宗綱功勳以為宗趣回



互奉重精妙綿密修于無修證于無證寥廓深遠迴
 殊諸家故曰諸宗稱爲了當者吾宗方許入門不其
 然乎雖然陽春白雪亦間有和焉者得一二於千百
 以傳其譜而孛孛乎不絕矣方趙宋中彼其一種時
 行之禪泛濫江湖而其子弟及世搢紳先生爲之簧
 鼓恰如桃李爛漫亂于春風之秋不肯以佛法充人
 情不敢以禪語資談柄岌岌乎若一髮引千鈞而使
 宗綱不墜于地宛若千載古松不媚豔陽不萎霜雪
 矯矯雲外而有不可褻玩之風韻者宏智正覺禪師
 其人也當時推尊號隰州古佛良有以也古佛七坐

道場橫說豎說整麗婉曲攢花簇錦金聲玉振乃能
 幹旋佛祖不傳之機軸磅礴教論不詮之淵源夫其
 造次顛沛一頓一唉未嘗不歸正偏回互功勳奉重
 玄旨故道雖明而學不博則莫知其語句所據學雖
 博矣而道不明則莫究其旨趣所歸於戲洞曹二祖
 之後接其箕裘擅之美者古佛一人而已矣世之欲
 之數者未得其所以言而強言之釘釘摸擬以稱洞
 上言句譬諸剪綵之花葳蕤絢爛花則花矣但奈欠
 一團生氣何古佛語錄上堂小參等共六冊逮元明
 際已失其板吾日本何幸永祖將來宋本全部鎮在

豐後泉福禪寺嘗刻其小參錄未及全錄寶永中一
 二耆宿梓之題曰廣錄者是也頃虎云和尚者幼慕
 古佛好讀此錄薰陶涵濡有年竊疑其有脫誤乃不
 遠千里特走泉福敬請校閱自著序說數章以辯舊
 板紛更異同分彼宋本六卷為新刻十二卷更編補
 遺一卷附之且揭事義以為冠註大業也將從事於
 剞劂屬巖為序巖視其多年焦思於此雖彼韋編三
 斷蔑以加焉遂能攝茫於微含豐於約使煩者簡使
 晦者明可謂滄海遺珠再益連城之價矣至若於泉
 福影室夢蒙古佛教授脫字二十有二奇哉靈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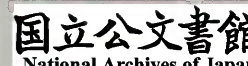
彼南嶽知事感得讓師夢示契券無一揆也熟按二
 十二字意句圓妙為古佛親宣無疑也至誠所感豈
 有古今幽明之隔乎云之序說但稱一老宿不敢斥
 名謙讓也巖敢謹白吾同志人請察云公辛苦如此
 而其所望何事但欲使得所謂其所以言耳云則越
 中之產即瑞龍虎關和尚神足也今住江戶松久寺
 於巖亦忘年友也

釋氏憲法序

天下之至明者日月也天下之至鑑者水鏡也然而
 日也有時而蝕月也有時而虧水則有時而濁鏡則

有時而昧然則日月水鏡亦未足以爲至明至鑑乎
 以我觀之天下之至明至鑑而古今不變者唯人心
 而已矣是以古之君子欲行其道於悠久者必審之
 利害必察之得失以顧人心向背如何而後從事於
 此若我豐聰皇子奉勅制憲法也言發神明之祕
 理窮天人之際以欲使我王業盤石維固斯民熙熙
 躋仁壽域以優遊于無爲之化可謂三教鼎立陰翊
 王度者也於戲憲法之行于我既更一千百有餘年
 下至士農工商不可得而廢有如布帛菽粟也雖世
 所謂狼復頑嚙之徒苟聞皇子憲法如此則無敢不

惕然而懼翻然旋踵以慎其所趨避也豈非其書所
 教之道利害得失善適人心而人心之明鑑迴出乎
 日月水鏡之上而不可得而掩者乎此則我神明之
 域萬古一姓父母孔邇之所使也若彼亂臣賊子遞
 代篡奪憲章法律信意紛擾加以三武之徒者雖有
 百千皇子何以救之然則四海八蠻國風之清且美
 將無有盛乎我乎遠州少林真龍禪師偶覩禪刹間
 祠皇子以配土地乃欲從史江湖靡然倣効供養皇
 子以報本朝佛法興隆職由皇子主張之德因命剞
 劂新刻釋氏憲法以施行焉庶幾讀之益仰皇子之



鴻麻也實嚴曰傳曰法施于民則祠之況皇子之於
釋氏乎復沉禪祖之於片岡乎今師住于少林而倡
此舉安知非齷齪氏冥而感發之乎故忘固陋應需
為序

募化請大般若經序 代居士果氏

蓋聞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即能仁氏第四時說四處
一十六會而畢其言浩瀚汪洋猶溟渤之不可得而
涯涘乎然以要論之不過乎五蘊以表之而提其綱
領十二處以反之而詳其變態十八界以擴之而極
其宗趣於是乎約無不該而無所該豐無不統而無

所統所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離一切名而
不礙眾名森列是故諸佛常住般若而能說法度生
菩薩常住般若而修六度萬行聲聞緣覺常住般若
而觀四諦十二因緣凡夫癡闇眾生常住般若而沈
溺於生死大哉般若之德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凡以
般若而昧聖以般若而明明昧雖異般若一也般若
梵語此云智慧智慧之時義大也哉故其卷帙所在
天龍加護呵禁不祥其歸敬之請致之受持之書寫
之者僧家固亡論也雖我在家者流必為諸聖覆露
而無不長五福消六極遂登覺路往淨邦也故自唐

貞觀中三藏法師奘公奉詔譯玉華宮凡四夷八蠻
 佛法所流上自王公下至庶人苟會水旱疾疫欲以
 有禳或從事於忌諱欲以有薦則無不必奉重斯經
 敷演斯經就中如金剛經理趣分其尤者也夫其靈
 驗神異古今不二遠則布在方策近則昭昭耳目豈
 可思議而誣之乎某嘗有願欲請斯經全部六百卷
 以歸某禪院每歲飯僧轉讀以與同志諸友共其福
 利而陰翊王度久矣今謹發薄因忘不敏敢敘所聞
 以首倡焉請各隨意應之纖埃為山涓滴成淵唯貴
 喜捨豈財多少之云乎

大般若頌序

在昔峨眉白長老欲凌轍乎雪竇作古則頌千首時
 有大和老漢批以雅臭當風之語則其頌廢矣然則
 吾宗語句所貴在彼不在于此為此者必疎于彼為
 彼者必拙于此此之與彼彬彬相為表裏而鏗鏘于
 古今者五家雖廣僅僅數員而已嗟乎其難也哉前
 萬松全巖和尚下時名德善彼善此矣其嘗所為大
 般若經品目歎德頌七言八句二百七十八首未公
 于世嫡孫喬公以為其責在我自割衣資人亦助之
 刻將成矣因徵實巖一言以弁巖曰全師自序豈無

隱和尚之述具矣。巖復奚言。公再三不置。巖乃竊謂。熟視輒進子弟。苟有才者。必先束脩。以錫腐儒。涕唾纒有所撰著。亦唯浮虛是競。甚者。蕩墮鄭衛。流成桑間濮上之奴。終身恬然。不省其非焉。有名藍槌拂。餘暇孜孜遊。以大部肯竅。以涵濡焉。以咀嚙焉。而老愈勉。以不辱師表名。如今翁者也。邪。此集一出。若有相顧翻然。旋踵以矜式于此者。不亦法門潤色乎。可謂令翁未暇矣。喬曰。翁之所為。尚有法華涅槃等經。及參同契寶鏡三昧等頌。為人借去。失草稿者。亦不為不多。然而我欲尋此。咸皆蒐羅。以公于世。是小子任也。巖聽其言。下堂。凍動。欽歎。全師有後。不已。於向所謂彬彬為表裏者。庶幾其無愧焉。而鏗鏘于不朽乎。嗚呼。有德者有言。何其富也。江湖有志之士。讀之。渴仰者。必應引領。以竢自餘。諸編之出。巖姑舊此。以慰其望。蜀兼激勵喬公云。

請大般若經序

奧州栗原郡三之泊巖崎。熊野山黃金寺。智海和尚。法嗣真禪。具壽特來京師。請大般若經全部。時余實巖亦偶遊京。因請一語。以題其化籍首。且語焉曰。我黃金寺。伊達筑前侯植福場。而系越後耕雲寺。門裔。

地屬仙臺封內而掌宗門三十餘刹號令實一方望
刹也吾師海老人董席今且六年承其數世凋零之
餘雖慊殿堂傾圮法器剝弊而未遑之整頓唯以其
昔無大般若夙夜惛惛有芥于懷頃命真禪補其闕
典真禪囊無餘貯藉師風聲智謀遐邇善男信女乃
得鑿生幡秀安者等三十二人皆信心良士也各與
真禪同志戮力不厭寒暑不顧毀譽孜孜倡化積銖
累寸卒使真禪馱六百卷以獲榮歸其功雖出幡氏
等護法高誼豈非吾師夙願感人之德但願拜辭之
時師以七十餘頰斷病臥牀蓐每思及此未嘗東嚮

神不飛越今天雖熱豈敢畱滯誤歸期乎言訖泫然
泣下實巖歎其求法之厚感其孝心之深乃起盥嗽
拜觀其經及三巨幘經則稍焉令紙硬也幘則中爲
十六善神畫彩裱裝頗精緻也左右列記施者錄法
諱於上疏俗名於下竝有絲欄圍之其制若我叢林
所謂圓鏡之圖而分彼三十二人於左右以大書其
名於中央蓋擬十六神也其能用心以報信施如此
實巖謹謂具壽曰自身毒而言之則日本當東北方
自日本王畿而言之則子陸奧實東北方也此者竊
觀此經流布奧羽信越之域當與五畿七道以抗其

盛與羽為最，豈非經中之識，其驗昭昭者邪？迨其說之勝利，我焉能記其廣博，姑以世所見聞，其曰：一切佛教皆自此經出。金剛經說也，其曰：信解受持讀誦修習，假使殺害一切有情，而不由斯墮地獄等理趣分說也。然則今各隨分喜捨淨財，以助成此盛事，且載名於此簿，以預悠久之回向者，無貴無賤，無存無亡，滅除諸惡，增長眾善，以圓種智，疾證菩提，必矣。況復國土昇平，五穀豐登，子孫繁榮，福壽延長，猶執左券，督償佛無妄語，豈可疑乎？世有苟謗佛說，稱不足信者，此皆自己信力未充也。何異乎持其券而失督責之理？若有徒上此簿，未致其財者，是則盜法之人，其罪非輕。子其勿忽之。真禪鞅掌，臨歧寫簿，首之不暇。卒書毛邊塞責，豈文辭之論乎。

化大般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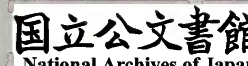
代萬年寺主

夫諸佛自在神通之力，猶如大海深而無底，廣而無涯，信心厚者，得利益多，信心薄者，得利益少，無信心者，曾無利益。譬如汲大海水，隨器大小，水有多少，不持器者，始不得水，竊以大般若經六百卷，即是諸佛自在神通之大海，而法性無漏之潮，湛然充滿其中矣。若有善男信女，能信此經，能念此經，或讀誦之，或

書寫之則為般若十六會中諸佛菩薩及十六善神等護法諸天擁衛而在現世永獲福壽增長子孫繁榮在於未來永劫無不遂乘此力而成佛果菩提雖然隨其信心厚薄而有益深淺猶如大海隨器大小水有多少若人不論其水多少唯自顧其器大小則可謂能信般若者乎今野衲果欲請此經全部謹安于寺上祈天下泰平下禱萬民快樂而非私囊所可速辦因行鄰里近村敢勸有志之人請共戮力利益有無深淺具如向所言也若以眾人信心之力得之拜請是即眾人讀誦之也書寫之也其功德最勝不可得而宣者乎是為序

建藥師堂序 白心小師

信州青貝村鹽川往古構一小堂奉請藥師如來物換星移牀折棟撓且素矮陋不足以安尊像也野衲果忝奉香火十有餘年于茲竊感慈蔭屢欲更造而非綿力之所能任也因攜募籍晉勸遐邇善男信女請各從志有所喜捨如其功德不可思議而蒙如來及日月二光十二神將七千夜叉加護以致家門安全子孫繁榮風雨調順五穀豐登如彼本願經等所說不可疑也敬白



藏經靈簿序 江州大光寺請代作

嘗閱金口所說諸經動道不於恆河沙劫植諸善根
 恭敬供養一切諸佛不得聞此一句一偈或道於無
 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或道此經一句一偈若
 聽受若解說若書寫若供養所得功德不可思議等
 然則雖曰今丁末法濁惡之世尚會經律論三藏以
 至教禪諸師撰著儼然流布國土則於生生世世植
 諸善根而修恭敬供養之因豈非此簿所載善男信
 女各隨其力喜捨淨財以使我山佛曰新請一大藏
 經以補千有餘年闕典者是其人乎龍樹菩薩曰末

世比丘廢佛典不讀諸天龍王奪歸本土然則雖曰
 今丁末法濁惡之世尚會諸天龍王未敢奪之之際
 則吾儕比丘敢不竭力自勉勉人以要永不見奪乎
 故雖寺務劇冗而躬持疏募化遐邇則欣然戮力者
 稍稍有之或為先亡資冥或為後昆祈福其所施有
 輕重其所志有遠近然皆流入功德海中者也故詳
 記其法名俗名地名於此簿中以設水陸會於春秋
 一次轉大般若於正五九月而為存者祈之福壽亡
 者為之薦祓庶幾使未聞者聞之未信者信之而培
 善根隆佛種以致法雨普潤皇風永扇五穀豐登萬



民快樂之盛必矣不要錯以遠近輕重妄論所得果報優劣切須諦觀滴水歸海積為全潮微塵成山聳凌太虛也矣

法華千部會化簿序

我瞿曇氏四十九年種種說法然而出世本懷方至法華會上乃始顯其真實矣然則視之羣經其功德最勝無有法華若者乎是故指彼蓮華出於淤泥而不染干淤泥清淨皎潔迴絕比類之可賞彊以為之目焉也余禪餘閒暇輒欲與二三子敬誦此經千部而其功德與諸眾檀以使存者增長福壽亡者離苦

得樂此余之所願也因發化簿普告善男信女苟希勝因於此者請各隨其豐儉不局多少有所喜捨涓滴積為洪浪纖塵聚為巨嶽則今所施雖微而少而其所收而斂亦可以賑我常住常住既賑則僧多住之僧多住之則法輪常轉法輪常轉則諸天善神擁護之諸天善神擁護之則羣魔不獲之便羣魔不獲之便則百爾不祥湮滅不祥湮滅則雖欲無六親輯睦子孫繁茂五穀豐登不可得也此則善男信女一念喜捨所感也然則與其受持之讀誦之書寫之以使化化不斷者而致之功德固無有異也至其種種

果報則金口之所演及羣籍所記載今不遑之枚舉也姑述千部讀誦微意用以弁化簿云

東雲頑極和尚語錄序代朝明開山和尚

老衲與頑公莫逆殆乎五十年矣初則以其氣岸磊落徧見知識眼空一世亦能與老衲從遊最久辱贊區區之化愛之中則以其奪西來之幟得少林之髓以使天下衲子盡魂飛膽喪其高臥枕上而不敢自屑焉遽擗退鼓飄然唾棄彼一望刹而其道價益騰湧焉畏之終則以其不忘故舊時過弊廬抵掌劇談傍若無人而使老衲數有起予之歎乃得益也多矣

況近應同門請來住東雲東雲者令師默公道場而距弊廬不遠乃得往來款曲頗似疇昔東請南詢共被之時大慰老後之寂寞矣因適得其天祐清涼二會之語讀之其語高妙而截枝蔓絕畛畦痛快而婉婉綿密而跌宕金剛圈也栗棘蓬也無非舉揚向上一著子坐斷天下人舌頭可謂自己胸襟流出不恥為老作家者也若人手不執卷向一字未錄以前識得這老舌頭落處猶被鈍置不少況欲逐字逐句求其機用於紙墨間何止胡越之遠哉在昔雪峯稱玄沙所談曰豈謂衰暮聞此妙法願彼師資也今公與

老衲朋友也、然辱_レ一日之長、則於_レ此錄亦云云、則不
 得_レ不書、交誼所_レ由、以題_レ其首、而使後世讀者想見_レ一
 時法喜所_レ存、及老衲愛_レ之、畏_レ之、而得益_レ之不_レ為_レ不多
 如此、

旅泊稿序

不宰老和尚、解印_レ清涼、二十餘年于今、或行化于江
 湖、或芟舍于山林、衲子雲、委檀信川、輪授戒也、說禪
 也、上堂于彼、小參于此、未嘗有虛年矣、方今澆季、而
 如師者尚存、靡非_レ中流砥柱、霧海南鍼、然則人天屬
 望_レ如此、不亦宜乎、師亦以身_レ殉道、則不得已_レ而應_レ之

應_レ之、則不得已_レ而有語、有語、則不得已_レ而錄_レ之、錄_レ之
 則不啻_レ十處九會、遂不得已_レ而名_レ曰旅泊稿、稿成矣、
 辱授_レ寶巖、賜覽_レ且命_レ一語題_レ首、簡巖三復之、喟然而
 嘆、曰、師生叢林全盛之時、而負_レ英邁不羈之氣、凡洞
 濟之宗匠、躬親參扣、而無_レ不與_レ交機鋒、匹馬單鎗、攬
 旗奪鼓、遂被_レ西來沒字印、印_レ而傳_レ少林、無孔笛焉、於
 是乎、慧光渾圓、快活脫灑、宗綱以自任焉、凜凜乎古
 尊宿之風矣、故其罵雨呵風、而捧喝交馳也、有如青
 天霹靂、掩耳之不_レ暇者、有若擗颯鼓、海魚龍出沒、不
 可得_レ而近傍者、有若謀臣猛將、高壘固壁、而不_レ動聲

色以挫勁敵於掌握者有若春陽秋露和煦殺戮各適其時而必歸于成其物者雖其應機接物如斯千變萬化大率唯要為彼闇證默照二家之徒一洗久習猥弊而已初住于天祐也道行于父母之鄉自庸流而言之則可謂畫錦之榮矣尋應清涼之聘也抗禮雄藩之主而極師位之崇固我徒所景慕而歆豔之也自庸流而言之則寧不能直尺猶且枉尋而甘心焉耳然師但見法道在己而不覩勢位在彼是以不能自折其節以徇有司而貪苟安之利乃接浙而行如脫弊屣而初不以是非得喪二之襟度而後其

化光被不止此稿所載且創新豐佛眼二刹於怒罵嬉笑間而現綠疎奇鎖於長林茂草中則與彼守一隅疊疊恐失而飾服翫盛徒御以銜曜于愚俗者豈可同日而論之乎然則欲揜之而暉于山媚于水者美玉也欲爍之而燿爐炭益豔發光彩者精金也精金也美玉也素有其價而非人可敢增損豈師之道非邪師與弊師為執六十年一日矣巖侍弊師薪水不遑每欲從參徒後以委質於爐鞴不可得也弊師已背巖仍守廬去歲之夏師適應瑞光請幸獲望鄰壁光時預黃陶塊軋之餘師亦以弊師故辱以忘

年見許足以慰平生之憾矣今復命序此編豈巖之任乎然而乞免則似矯飾姑舉師之施設與出處之髣髴勉強書之若使所謂二家之徒與彼以師位為奇貨而相傾奪之士一讀此稿必有爽然自失以旋踵而自新者如其題以旅泊非獨系行化之躅苟審其大千為戲場萬象為戲具而不可以行藏去就測度者則知旅泊之名別有微意所寄矣巖也不敏何啓齒之有

點外中和尚寶錄序

凡事難于始者必易于終勞于前者必佚于後徒觀其易於終而不察其難於始雖冀其佚於後而辭其勞於前此天下人情也安有忘勞於佚處難於易而善之始終顧之前後以集其事之美者世間之事尚然況出世間之事乎嘗讀傳燈以下禪史熟觀諸師悟由如彼見桃擊竹之類皆如甚易且佚者然然三十年來尋劍客豈非靈雲乎歎畫餅欲作長行粥飯僧豈非香嚴乎以二師例之恐無有一人易于其始佚于其前而得之者乎夫悟由者何所謂出世間之事也出世間之事者何了生死也了生死者何志而已矣志者何信而已矣信者何堅忍不拔之謂也

自彼一千七百以還垂其名於竹帛而其昭昭悟由
雖千載之下猶揭日月者皆有信矣而後善之者也
於是乎委身命於一芥訪知識於萬里謝骨肉拋名
利犯危亡踏艱嶮寢食俱廢靜鬧兩忘癡癡兀兀動
歷二三十年不生毫髮退隨之心岌岌乎若一敵萬
而不得擒之巨魁一刀兩段不休不亦難且勞乎果
近得智源峻豐禪師所撰其師景福外老和尚實錄
抄其平生提唱以併載者讀之雖不敢議其造詣深
淺竊觀其委身命訪知識之際備嘗辛苦毅然不撓
不愧古人參請之跡故自三陽室內印可道價騰涌

三會說法輪住祖山之閒而其家風密焉法令嚴焉
宗綱整焉龍象歸焉實爲一方甘露門也豈無信而
然乎若人欲爲其易先爲其難欲爲其佚先爲其勞
否則何異農夫不服春耕而望秋成織婦不勤紡績
而憂經緯不足嗚呼智源勛哉雖然其借文字所表
見者亦唯表見其可表見而已如其不可表見者俾
嵩洪輩再作九原亦恐斂衽而退矣夫櫝所以藏珠
也讀此篇者請勿買櫝還珠庶幾不負智源所圖焉
耳

法幢獨產和尚語錄後序

獨產禪師奉勅瑞世未平詣闕謝恩之次謁興聖寺投宿不許畱偈而去有山靈不許懶雲宿急被風吹出洞中之句膾炙人口卒爲叢林美談皆歎其雅澹有味不可及焉若余實巖亦嘗習誦乃知宗門中有若人迨後西遊也師已退不寧居法泉院巖數趨陪塵談一時春闌而櫻花名虎尾者繽紛飄風滿庭如雪師從容語曰我昨口占半聯未得其對子能續之乎曰可得聞乎曰踏花驚虎尾卽謹對曰撥草犯龍鬚師見巖覩無下有龍鬚草以寓撥草瞻風之意乃假借以稱善然其雅俗巧拙相距遠甚自以爲慊

矣顧若夫睨目渴虹自以爲奇足以見駢儷之難而師所以擇言豈倉卒之論乎今也師之神足伯州定光九峯和尚遠抵師語錄四卷竝所親撰年譜一冊於信陽命巖考閱如其橫說豎說舉揚宗乘固非鯁生所可敢議其彷彿也唯見向之所謂雅澹有味者及典麗豔雅者簇簇如花而不知滿目春光奚自而來混混若水而不知一瀉千里何處而止蓋花有根則枝葉繁茂木有源則支派泛濫者非邪初師侍水府蘭師擅其獎譽而不自以爲屑去投野水遂入其室猶如洛浦辭臨濟見夾山黃龍謝泐潭而奪慈明

之旗乎、若使師守一隅而闕改玉旋踵之功焉、有法化勃興、聲光碩大、如此錄所載者乎、若使此錄行世、則見江湖子弟孜孜望標、以得養根浚源、而至師之所至、不亦宗門潤色乎、若師真履實踐、載在年譜、及太寧序具矣、巖姑舉師語句一二、以證師造次吐演、未嘗苟且啓齒、以書之尾、若彼其偈、今錄中無所見、蓋以其涉諷刺、命而除之乎、定光年譜、收而載之、收而載之、孝也、命而除之、謹也、謹足以見師敦厚風裁、孝可以知其幹蠱、殷誠於戲、有是父矣、而有是子也哉、

慧峯和尚語錄序

傳燈祖師一千七百、其自稱我不識世間文字者、六祖大師一人耳、自餘之繩繩乎、或自敎家而入、或自儒林而歸、或自道流而來、故皆閱覽強記、雖於三乘十二分教、諸子百家之書、莫不含畜胸次、而溢于拈槌豎拂、問答敎喻之餘矣、忠國師曰、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不其然乎、今也法道下衰、不可以古論焉、諸方叢林、意氣揚揚、成羣爲隊、以稱佳衲子者、多是非目不識一丁字、高貢我慢、空腹空心、而忙迫于對機應酬之際、則揮拳下喝、豎指打地、以稱嶮機危鋒、而

以勝負爲事，到處豎起，脊梁大言闊步，凌辱時輩，觸
忤尊長，始不知退步自省也。苟有本色宗師，宗說雙
通，不失古人綿密步趨者，則雷同而笑之，睥睨而毀
之，曰：我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我唯欲爲六祖所爲，
何困文字葛藤而爲座主之奴乎？此以其性推魯而
適難而走易也。於戲六祖，肉身菩薩也，汝市井亡賴
也，六祖慧性通徹矣，汝業識壅塞矣，能縋石於腰，以
執碓房之勞乎？能判風幡，以驚講肆之聽乎？能應于
懸識，以作壇經之說乎？能化青原南嶽，永嘉法達之
徒，以歸其門乎？若然者，僥倖及時，以據主席，則亦以

此導人以謀門庭，鬧熱悲哉，宗門之弊，何日洒之而
不自欺欺人者？余讀信州櫻澤村藤興寺開祖慧峯
和尚語錄，見其迴殊一時鬧熱門庭，施設提唱，而不
愧于忠國師之言，乃知必有後生讀此，翻然旋踵，以
識六祖所不識，而後又知六祖所知者，不亦叢林之
潤色乎？故應嗣子明公，需敢序拙語於首，以藏藤興
室內，和尚履歷，余嘗頗詳其寺記中，故今略焉。

便成和尚語錄序

代先師

我宗無資語言文字，然不得廢語言文字，猶如鑿家
不能排斥，唯霜鳥啄，故其善用者活人，不善用者殺

人殺活之際不能容髮蓋毒藥之難用也久矣唯在其鑿良不良而已矣今也法道下衰真風日遠縱稱善知識自開爐鞴者迨其升座舉揚宗乘必向古人葛藤窟裏東剽西掠專事模擬是故其語言勃率者似見地明白其枝詞蔓說者似樂辯無礙其應對捷給者似嶮機危鋒其文字冗長者似波瀾浩幹似而非者如是種種嗚呼真偽難辨何代無焉但今為甚何也古人之語句不得已而有之今人之語句不已于可已而有之之所使也雲門大師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此言深中今時之病可不

思乎余近得永祥便成和尚平生提唱讀之大率勁正而含蓄脫洒而婉曲至其開示佛祖蘊奧撥轉衲僧命脈則能坐斷諸訛分折毫釐務要學者得此入處所以不事麗藻宛如百卉包裹春風而不見有影迹焉可謂善用毒藥殺活臨時與奪對機者也豈非開自己口說自己話邪儻使雲門可作必有後生可畏之歎耳蓋馬遭伯樂而後伸其俊逸之足玉遇卞和而後發其玲瓏之光物雖各有顯晦亦得所託以助其才所固有也初無得和尚首出叢林英雋鱗集天下號為宗門冀北衲子崑岡和尚樞衣其門鞭笞

控勒飮焉、切瑳琢磨飮焉、於是乎爲之賞鑑、其俊逸者、不待伸而伸焉、其玲瓏者、不須發而發焉、誰敢遮欄之、掩蔽之哉、旣而歷住名藍、說法未央、人天嚮化、龍象靡風、一時無有出其右者、余老矣、恐不能見其益喬遷、以擅美於魁節、十倍于今者、爲恨然而審知後進之士、得讀此錄、則有惕然改其似而非者、以希和尚所爲者、不亦我宗門潤色乎、和尚介乞下一轉語、因口授侍者書之、以塞其來意云、

越巖和尚行業記序

長興真龍禪師親撰其師前天德越巖忻老和尚行業之記、記其初發心時、辭鄉尋師、開關跋涉、備嘗辛苦之狀、詳矣、實巖得而讀之、曰、我宗史筆、景德以下、爲彼大禪鉅師立傳、美則美矣、惟惜專載機緣語句、而略其艱難刻苦、所以得悟者多矣、夫聽言之法、必以其行觀之、古之制也、然則敍前脩之緒、而垂諸竹帛、以欲俾後生有所矜式者、與其多收空言、孰若少載實行、實行如畫貓狗、雖於婦人小子亦能辨其巧拙、故難也、空言如圖鬼神、雖則英雄豪傑亦或惑其真偽、故易也、人走其易而忽其難、古今之弊也、今龍師之用心也、蓋欲俾讀此記者、慨然激發、以爲乃師

所爲而不復畫真偽難辨之鬼神勉圖巧拙易見之
貓狗乎能畫貓狗而至之妙妙亦忘焉則鬼神之變
化不可得而端倪者亦能應手而成乃得活潑自若
殆善盡其情狀卽知此記流布叢林爲彼走易忽難
者必爲膏肓鍼砭是巖所以自忘不敏敢題首簡以
贊之也

真龍禪師行業記後序

凡爲人之子孫者其父祖有美而不稱焉不孝也無
美而稱焉不義也世出世間皆然前萬能成公和尚
比撰其師勸當開山真龍禪師行業之記恐其滅度

稍歷年所而其真履實踐湮沒不傳不得已也夫記
述之文如畫馬牛雞犬雖婦人小子亦能辨其真偽
大殊堅白議論之文變幻出沒如畫神仙鬼魅而雖
賢人君子不能辨其是非今讀此記雅而不柔媚具
而不冗長形容龍師平生至矣盡矣夫龍師之於叢
林赫其聲跡不可得而增損恰如馬牛雞犬不可得
而畫變態矣今成公振筆用意於此莫有過不及之
嫌可謂能稱其美而不僞者巖觀其將行江湖而爲
參學幟標無勝歆羨之情敢以數言謹書其尾只寧
沒絃琴序

沒絃琴者、光嚴和尚所自目、其新著書也、書方脫稿、與巖讀之、巖三復之、喟然歎曰、有之哉、此舉也、昔我黃面老子、於靈山會上、拈作一枝華、彈之時、有金色頭陀、不待絃上之聲、破顏微笑、以會琴中之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曲譜也、此譜傳至缺齒老胡、東遊震旦、奏數曲於梁魏間、而無有屬而和者、最後適見隻臂癡兒、善辨洋洋峩峩之韻、乃以爲知音矣、於是乎、其譜流乎震旦六世、而得其祕曲者、二家、二家之後、又支爲五、雖調彌高、和者彌眾、皆莫不得不傳妙指、而布希聲於絃外、沒絃琴操、可謂其盛極矣、

嗚呼、事盛而衰、物久而變、理之常也、雖我沒絃琴、迨其盛而久也、不能必無變調也、故我新豐荷玉、二師顧彼戶、習人傳、竊恐其譜與時汗隆、或浸淫于俚巴也、於是乎、自製一家琴操、曰正偏、曰功勳、曰四禁、曰三墮、曰三路、曰三滲漏等、皆囊括彼沒絃琴調之緩急、防之淫邪之具也、其微而精、可謂引商刻羽矣、豈陽春白雪之可比乎、當此之時、其善拍拍相應者、僅僅數員、下迨趙宋、殆乎絕、而纔接至元明際、泯泯無復聞焉、雖有欲唱古調者、亦唯按其殘缺不全之譜、奏之、則其毫忽之差、不能復應律呂也、今光嚴生此

東海濱而世之相隔幾乎千載而悲家傳古曲日將絕響且視其譜幸存此地以爲其則不遠矣於是乎揣摩有年恍然深入祖域自言多載涉獵洞家陳籍初則似咬鐵餒餒然後漸入佳境巖讀至此知其苦心熱腸欲救宗教之弊以援溺於狂瀾而著此書目以今名其揆與彼洞曹師資無以異也固可謂鸞膠之手乎夫飽咬鐵餒餒漸入佳境噴成一張沒絃琴琴中之趣無處不佳境也佳境也者巖所謂祖域之謂也若有人能審佳境所以爲佳境而知韶濩古音迴殊桑間濮上之聲以至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而後

心手相忘之妙則庶幾新豐古曲發越于此而靈山少林遺韻再使鸞鳳翱翔而見凋零叢林奕葉繁茂氤氳回春是乃光嚴所望學者而巖亦雖不敏而祝而不已也錄投侍者豈序之云乎

洲菴遺稿序

我國學者以國字制國文則已苟用漢字造漢文則不以漢人爲師而可乎凡漢文之行世者所謂序記書啟誌傳銘贊等是也各有體裁璨然可見卽其長短曲折音韻節度存之起伏頓挫波瀾照應之間宛若一片錦繡新脫機杼文彩縱橫疎密得所無異春

風粧點百卉、花葉纖穠、郁郁獲宜、第惜我國聖皇
 以來、不能漢音以讀漢文、以其體用易位、辭理顛倒、
 不知所謂長短節度、其為何事、豈審韻語駢儷、其為
 何體、而窺彼其琅琅古文、開闔變化、雲舒水流之妙、
 邪、故迨操觚為文、動致字句錯置、不能自點句讀、而
 使讀者愈讀愈惑、遂至不喻其為何語、於戲、文章大
 業也、漢人亦鮮善之者、況我國人、以若所為、為若所
 難、其無有能入作者之域者、不亦宜乎、雖然、我宗不
 立文字、唯貴道感化行、雖有語句、不事緣飾、何雅俗
 巧拙之云乎、異哉、近世之士、質稍俊秀、則入腐儒之

門、而讀其書、效其曠學、其步而不自知其所吐、演愈
 雅、愈俗、愈巧、愈拙、而辱祖宗之不少也、君子竊咨嗟
 矣、越之角鹿、有洲江菴主僧參和尚、寂而未久、其徒
 契具壽等、編其平生撰著文字、目曰洲菴遺稿、師弟
 曇照和尚、授之、居士西子英等、捨財梓之、京刊已成、
 契公特來、徵巖為序、先是鈴鹿黃梅禪師、以其有舊、
 欲為紹介、亦遽寂矣、其子玄公、具告其狀、因審參師
 平生、尤孝于母、道俗嚮風、至嗜翰墨、蓋天性也、遂釐
 蕞爾菴廬、以為法幢之地、可謂有德之人矣、夫有德
 者、必有言、今其遺稿七卷、乃德之形乎、言者也、愧巖

越狂僻疆不知其人誦其書則不能之評騭也、以
 為慊矣、但感事師幹蠱如此、重道輕財如彼、且懷梅
 師視巖猶視參師、而其紹介已為遺囑、乃卒然應需
 矣、顧古之人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之
 尚爾、況序其書而不評騭、而可也乎、大方藻鑑、若幸
 諒巖深有感懷、不忍固辭、自忘其慊、以卒業焉、則知
 巖也、亦知參師者矣、

幽谷餘韻卷之二

